

昆仑文学丛书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李大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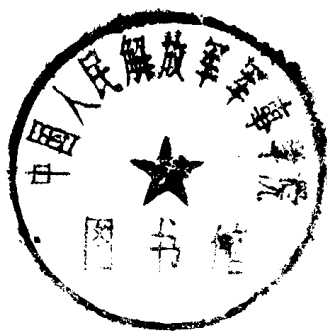
一个中国伤兵在美国



李大明



一个中国伤兵在美国



·昆仑文学丛书·
一个中国伤兵在美国

李大明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8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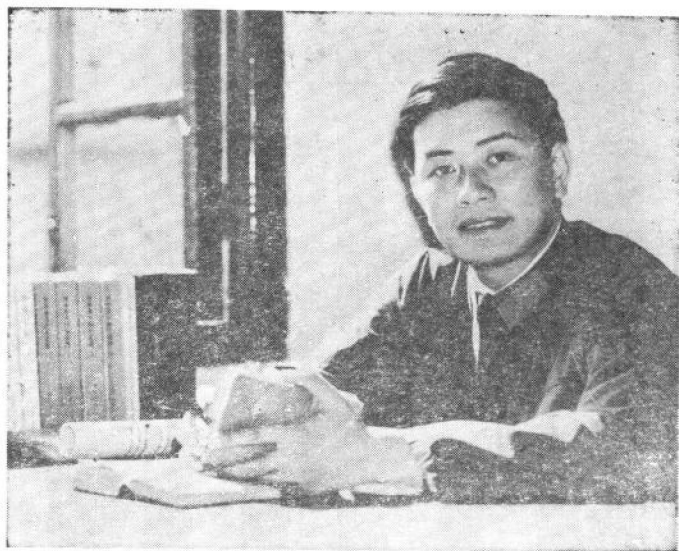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5 $\frac{1}{2}$ ·插页8·字数101,000

1984年12月第1版·198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93,000

书号10137·114 定价0.63元



我的过去凝结在草绿色的军营，因为那里有
我的梦、我的爱、我迷惘的足迹和我最美好的年
华；

我的未来寄托在草绿色的军营，所以我要用
我的笔、我的心、我毕生的光和热，为之吟咏、
讴歌。

李大明

作者小传

李大明，1940年8月生于广州市一个医生家庭。1968年入伍后，当过汽车驾驶员、文书、修理工、宣传干事和文化干事，现为广州军区政治部创作组创作员。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多为军事题材的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其中与他人合写的报告文学《挽弓当挽强》获全军“自卫还击保卫边疆英雄赞”征文奖，《五月的鲜花》获《解放军文艺》1981年优秀作品奖。队列歌曲《杀敌立功歌》（叶长安谱曲）被列为总政治部向全军推荐的12首歌曲之一。

序

肖 玉

《一个中国伤兵在美国》是李大明同志的头一个中篇，立意新颖，文笔流畅，情节生动，语言朴实。一口气读完之后，随着主人公朱竞那曲折、坎坷的经历和思想感情上的强烈变化，深深感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和可爱，更为我们青年一代的茁壮成长而自豪。

我认为，作者生动地塑造了一个新的军人形象。朱竞和所有建国以后出生的青年一样，都是在红旗下长大。不同的，是他有海外关系，亲生父母和兄长均是美籍华人。再者抚养他的母亲（实则是姨母）自小就以“杨二郎长着三只眼睛”的故事，启发他立志学习英文，因此在一九七一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尽管经历了严峻的锻炼，也得到了战友的理解与信赖，却因这“海外关系”而屡遭挫折。甚至，还因收听北京电台的英语广播而被连长误认为“收听敌台”，被关进了由厕所改成的禁闭室。他当的是汽车兵，虽苦练开车技术，但真到出国援助越南人民的抗美援朝斗争时，却又因“政审”不合格而被收走了车钥匙，只能留在营房里管菜地和器材库。直到一九七九年保卫祖国

边疆的自卫还击作战中，他被提升为排长，也还迟迟得不到干部部门的承认。更甚者，在大军凯旋归国，边疆人民欢迎队伍的时刻，他为找一件纪念品，意外发现一个埋伏的越军正要把炮弹装进瞄准了我欢迎队伍的炮口；他英勇扑向敌兵，挽救了危机，一只眼睛因而失明，却又被粗枝大叶的领导当作“非战斗减员”的“事故”。如此等等，虽然使他心灵上遭受到难以抑制的痛苦，并一度产生过“我看透了”的消极思想，但他仍刻苦学习，积极工作，以至超期服役多年，连队也舍不得让他退伍。用他的牢骚话说，“一个人把祖孙三代的兵役都服完了”。

一只眼睛失明，更增加了他内心的痛苦。就在这个时刻，他居住美国的亲生母亲，派他的同胞哥哥杨秉礼前来中国，接他去美国治疗；并且较为顺利地获得了组织上的批准。于是乎，他梦一般地乘飞机离开了祖国，踏上了使他眼花缭乱的杰克逊市。这突如其来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使他毫无精神准备，骤感束手无策。但他思想上始终牢记着自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排长。“浔阳楼”老板金涛先生那“毋持龟甲卜休咎，莫凭典章鉴劣优。满寰何处有佳酿？浔阳楼上月如钩”的处世态度，他不予苟同；他的亲生母亲——年薪十三万美元的“泰山建筑业有限公司”女老板——谋划留他定居美国，继承产业，他却依然未忘养母讲的那个杨二郎的故事，立志攻读英语，寻他的“第三只眼睛”，谋求以知识报国。及至一个台湾来的无赖对他进行政治讹诈的时候，他也能够

挺身斥敌，并以自己的勇敢和机智挫败了阴谋者。最后，他在乌烟瘴气的“七彩战场”上终于得到了“第三只眼睛”。不过，它已不仅仅是原来含义上的“英文”，而是一种观察社会和人生的能力，是一只“具有透视能力的眼睛”。他的结论是：“哪怕我的右眼在生理上永无复明的希望，我也死而无憾——我的眼睛已经够用一辈子了！”他决心要象马雅可夫斯基称颂列宁所说的那样，“象面包一样诚实”，“象钢轨一样正直”……

为了塑造好朱竞这个艺术形象，李大明同志在艺术上充分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在汽车连里，通过两位连长的对比，揭示了两种不同的建军思想；通过两个母亲的对比，剖析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通过两个兄弟的对比，展现了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通过两个国家的对比，鉴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主人公朱竞正是从这些对比中，获得了“第三只眼睛”，观察透视，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从而更激起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深厚感情。

在创作过程中，作者也许并未有意识地去运用这些对比（因为这毕竟不是生硬的说教），但由于作者熟悉朱竞这样的人物，大量积累了这方面的生活素材，因而落下笔来，一串串真实、生动、细致而典型的生活细节油然而生，自然而然地显示出强烈的对比威力。朱竞到了杰克逊市之后，突遇他的邻居门前交通阻塞，想当然地予以协助，疏通了道路，却受到金太太的警告：“在美国，好事是不能随便做的，弄不好会惹出周身麻烦来……”总而言之，人人为

自己，上帝为大家，你还是省着点劲头吧！”然而，在祖国，在广州市井香坊十三号二楼他养父居住的地方，却洋溢着团结友爱的热情。养父虽然孤身鳏居，凡事却有谭森师傅父子和陈师奶等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哪怕朱锦城说一声“谢谢”，邻居们也会爽朗地回答：“同屋共住，楼上楼下，本来就应该不分彼此嘛，何况你们家朱竟又不在，是不是？”两相对比，不啻天壤之别！类似的细节描写屡见于全篇，这就使朱竟寻觅“第三只眼睛”的过程显得真实可信。同时，也使读者从中强烈地感受到善恶是非，激发起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我喜欢这篇小说，还与我本人对创作的体会有关。我主张“说实话，写活人，探人生”，可惜由于水平所限，往往夙愿难酬。李大明同志在这部作品里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尽管作品尚有不足之处，但我依然相信，它会启迪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去认识社会，探索人生，从而更加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为四化建设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二日于羊城

· 昆仑文学丛书 ·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昆仑文学丛书》，愿她成为一个小小的窗口，使革命战争的血与火、真理与正义，以及献身军事战线的千万战士的音容笑貌与心灵世界，他们的爱或憎、辉煌的或平凡的生活、壮烈的或默默的牺牲，能够在这里多少有所展示；愿她成为一片小小的园林，使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嫩苗在这里成长，绿树在这里成荫。

这套文学丛书编辑的是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以及其它文学作品。作者是军内军外中青年作家。从八三年开始，计划每年出一套，每套约十二本，每本十万字左右。每套书的最后一本是军事文学创作论集，其它都是作家的个人作品专集。以有限的规模而获得众多读者的喜爱，是我们的向往。为了实现这个奢望，我们当力求做到编选谨严，出版及时，印制精良。

目 次

序	肖 玉 (1)
一、从天而降	(1)
二、“中不溜儿”	(7)
三、二郎葬母	(25)
四、两个连长	(31)
五、谁是鳏夫	(40)
六、人各有志	(53)
七、你好，世界	(64)
八、今夕何夕	(73)
九、浔阳楼上	(82)
十、异域乡谊	(95)
十一、七彩战场	(106)
十二、梁上君子	(120)
十三、星光灼灼	(138)
十四、万里迢迢	(153)

一、从天而降

他的身体被某种莫名其妙的外力不轻不重地摇撼着，推搡着。本来就昏沉沉的脑袋越发变得一片混沌，他甚至闹不清楚自己究竟身处何方：

——是在颠簸不停的“解放CA-10B”型载重汽车的驾驶室里？

——是在广州市中山四路井香坊13号二楼，妈妈生前睡过的那张装饰着铜球的大铁床上？

——是在3427次伤员专列的女兵们为他特设的“软席卧铺”上？

——是在他被迫蜷伏了一宿的、满地便溺和蝇蛆的厕所里？

——还是在……

眩晕状态中的他，倏地作出了许许多多的假设，又倏地把这一切统统予以否定。不！不！他什么也不要想，他什么也不需要知道！他现在渴求的只有睡眠，沉沉的睡眠……

然而十分可惜，打从三月十三日那个倒霉的早晨，他被越南人的地雷炸翻在地以来，睡之神就同他睽违了。每

天，困倦袭来之际，也恰是他坐臥不宁之时——躺下吧？紧缠着绷带的双眼既胀又涩，使人辗转难眠；坐起来吧？与之俱来的剧烈的偏头痛，会搅得他耳鸣心慌，冷汗淋漓，乃至虚脱过去……总之，在负伤后的一百个昼夜里，每当别人扯着鼻鼾酣然睡去的时刻，他却要忍耐着这种难言的苦楚，在清醒与休眠之间，在现实与虚幻之间，在今天与昨日之间，不息地飘移、翻滚，听凭那光怪陆离的幻象和无法理清的思绪，把自己迷惑、牵萦。——这该是多么可怕的折磨啊！

他的肩头被什么东西触动，又微微晃悠起来。莫非又是幻觉？啊不，还有响声传进耳朵呢。听，“囊、囊、囊”，隐隐约约的，若即若离的。什么声音才会这样有节律？是汽车引擎里的敲缸声？是家里那只颇有年头的自鸣钟在走动？不，不，不是引擎，也不是钟摆。那么是什么？是硬底皮鞋走路的声音？

“嗨，六床，六床，快醒醒，有人看你来啦。哼，推你半天了，人家。”

一串微嗔薄怒的话语，把最后一丝睡意从他脑际赶跑。蓦地，时间与空间的十字轴端正了，垂直了！世界挟着万千种音响和气味（当然还有色彩，只可惜他双眼缠着绷带），挟着无数的信息，又真真切切地呈现在他的周围。一刹那间他又还原为他——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边防部队汽车连的一排长朱竞；广州郊区驻军医院五官科十号病室六床的休养员朱竞。于是，他急忙摸索着从床上坐了起来。

他的鼻子首先嗅到的，是来苏水的味儿。而他周身皮肤首先感知的，则是华南仲夏季节的那种湿热。汗水在他单薄的躯体上流淌，身上那件中央慰问团发给的新背心（听人说，胸前赫然印着大红花和“自卫还击保卫边疆”八个大字）和刚换的薄府绸病员服，立刻就被潮湿了，粘儿巴唧地贴在背脊上。

“哎，还愣着干什么你？有朋自远方来，快招呼人家坐坐。噢，告诉你，前天跟你商量的事，决定啦我。上完这班‘一到七’^①，就上礼堂听第一课。好，走了我，别忘了吃药！”

那话音是从厚厚的十二层医用口罩后面“过滤”出来的，不免有点儿失真。不过，凭那活泼的口气，凭那“倒装句”，朱竟听得出：刚才推醒他的并非别人，正是以静脉穿刺“一针见血”著称的本院护理技术能手——湖南姑娘赵冬秀。

在五官科的女军人当中，姓赵的不多不少有三个。不知是为了便于记忆还是为了耍贫嘴，刘沛然他们几个眼睛还看得见的伤员，竟根据“三赵”的特点，给人家各各起了绰号：军医赵一婷爱打扮，封为“香皂”；护士长赵杏萍生孩子后身体一直不好，断不了打针吃药，名唤“药皂”；第三个赵冬秀呢，据说长得胖些，于是成了“肥皂”。朱竟弄不清赵冬秀究竟胖到何种程度，有一次到暗房去检查眼

① 医院排班用语，即从午后一时到傍晚七时的一个班次。

底，这姑娘牵着他走过长长的走廊，他发觉姑娘的手还是很纤细小巧的。另外，因为朱竟的英文得妈妈自幼栽培，水平不算低，正在自学的赵冬秀常来请他给纠正发音，久而久之，俩人谈得挺投契。这不，前天小赵要报名参加医院的业余英语班，还特地找朱竟商量呢。也许就是这些个原因吧，朱竟不论人前人后，从来不管这姑娘叫什么“肥皂”。

当下，他觉得有人在围着他的六号病床，慢慢地踱步呢。一股进口化妆品的异香，悠悠然钻进了他的鼻腔。

“有朋自远方来，”他琢磨着赵冬秀的话，“那么会是谁呢……”

没容朱竟往下细想，那香风已经吹到了他的鼻尖尖。朱竟觉得对方简直要触及自己的身体了。他下意识地往一边挪了挪，又挪了挪。

“哗啦”一声，枕头边的一摞东西，被他的臀部拱落在地板上。他心里猛然一震：坏啦！那是他的“三洋”牌单喇叭收录两用机，用几十元负伤费加上战前几个月攒的津贴买来的头一件“奢侈品”，还有那一套“灵格风”英语教学录音带。他急得满脑子“嗡嗡”作响，也顾不得什么“远方来朋”了，两只脚丫往地上一伸，摸索着，就要穿拖鞋下床。

“慢点慢点，小心！我来捡，我来捡。”

他缩回双脚，重又在床上坐好。他正想向对方道声谢，忽地一个念头闪过：哟，见鬼！我怎么听到的是个男的声音

音？

惊诧使他忘掉了摔落的收录机，他彬彬有礼地探问：

“你是——哪一位？”

“阿义，我的好兄弟！”一双有劲的手扳住他的肩头，

“我是你阿哥，我是阿礼呀！”

浑厚的男低音，带着动情的哽咽。

朱竞吓了一跳，随即又平静下来，微笑着回答这个满身飘香的男人：“你搞错了吧？我叫朱竞，我可没有兄弟姊妹呀。”

“哈哈哈哈哈！”约摸三步之外，响起了科主任老欧阳爽朗的大笑，“小朱，你还蒙在鼓里哪！刚才跟你说话的就是刚从美国回来的杨秉礼先生——你的亲哥哥。快相认吧，啊？喜剧，真是喜剧！”

“对对，是的，是的。”耳后又飘来那股异香。

“对对，是的，是的。”这回是一个熟悉的喑哑的老年人的声音。噢，爸爸！爸爸怎么也来了？

朱竞感到两耳根下一阵燥热，继而脖子、脸颊也都热了起来，他有点儿张皇失措了。更糟糕的是，他听到门外和窗台上尽是嘈嘈切切的人声——伤病员们都看热闹来了。

在那病房里不常有的嘈杂中，又走进来一个人，重重的脚步震得床头柜上的茶杯盖微微作响。来人一把攥住朱竞的手腕，激动地说：“阿朱，我都知道了，恭喜，恭喜你们兄弟团圆！我早说了，你那个海外关系不会总象条绳似

的把人拴住。这不，故障排除了吧？你又能挂五挡、开足马力了吧？快，我帮你换件衣服，完了请你们两兄弟一块上欧阳主任的办公室去，待会儿医院的政委、院长，还有在院里蹲点的军区后勤部首长，都要来看你们哥俩呢。”

这人名叫志良，跟朱竞非亲非故。可是，在朱竞的九年战士生涯中，他一直是这位广州兵的主心骨与保护神。春天的自卫还击战中，他比朱竞早一天负的伤，碰巧，也被转送到这个后方医院。他一番热情的“贺辞”话音刚落，杨秉礼那深沉的语调又传进朱竞的耳朵：“啧啧，打扰了，太打扰你们了。多谢你们各位官长，各位领导。那，准备吧，阿义，这位先生请我们去啖。”

朱竞坐在那儿没动窝。事情怎会这般突然，使他在几秒钟里变成了什么“阿义”？又使他有了一个从天而降的哥哥？他疑心那是自己在眩晕中的幻觉，狠掐了一下手背，却又疼得要命。

床头柜那儿一阵“扑腾扑腾”响，那是志良在帮他翻找替换的衣服。朱竞正想说声“我来”，就听得走廊上纷沓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接着科主任老欧阳叫道：“算了算了，别换了，首长们来啦。”

朱竞心里一怔：天啊，真来了。在部队九年了，连营长、教导员都没专门来“看”过我一回呢。不知怎的，一想到这儿，脸颊上又是一阵燥热，连两只巴掌都汗津津的。

唉！七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夏天，可真是热得出奇哟……